

為鄭介民辯誣（一）

喬家才

（本文插圖刊第五、三十九頁）

忠厚長者橫遭誣蔑

中共「文史資料選輯」，是用以改變歷史、醜化國民黨的工具文集。第九十輯最末一篇為沈醉、郭旭、鄭庭笈具名的「我們所知道的鄭介民」。文中他們三個人自我介紹：「我們三人中，鄭庭笈是他（指鄭介民）的堂兄弟，沈醉、郭旭是他十多年的老部下。」

試看看這個堂弟對他的堂哥和這兩個十多年的老部下對他們的老長官鄭介民怎樣描寫？知道些甚麼？他們說：

「一生都幹着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活動。」

「與帝國主義勾結和一些國際聯絡的工作。」

「長時期從事種種見不得人的罪惡活動。」

「他是一個極其凶惡的大特務頭子。」

「貌似忠厚溫和，內實狡黠奸詐的人。」

「反共專家。」

「一個貪污能手。」

「一向怕負責任，什麼事都是唯唯否否。」

「鄭一生反共最積極，同時又最害怕共產黨。」

「總是鼓勵別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

看了這三個做過中共叫做「戰犯」的可憐蟲，爲了討好新主子的歡心，奴顏婢膝，低聲下氣，昧着良心出賣自己的歷史、人格和靈魂。用這些極其醜陋、卑劣、惡毒的辭句來誹謗、侮辱、誣蔑一位忠厚長者，一位熱愛國家、民族，盡忠職守的中華民國一級上將，他們自己的堂兄，多年的老長官。他們下賤墮落到不知羞愧，不知人間尚有廉恥，不知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和道德，顛倒是非曲直到這種地步，令人浩歎，令人憤怒，爲了使廣大的中外人士瞭解鄭介民先生的本來面目，不能不辯。

那來見不得人的事

鄭介民做人，一生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事腳踏實地，守信尚義，有甚麼見不得人的罪惡？鄭介民的確反共，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反共專家。他早年留俄，在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研究共產黨的理論和制度，早已看穿共產政權的集權獨裁，和那套毫無人性的鬥爭把戲，怎麼能

不反共呢？若說他反人民，試問反過那些人民？反過人民的甚麼？

真正反人民、殘殺人民的是中共。中共口口聲聲「人民」！「人民」！實際上視人民如草芥，視人民如大馬。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餓死、逼死、鬭爭死的中國「人民」，多達五千萬人。甚至連共產黨自己的大功臣如彭德懷、劉少奇、賀龍、林彪等都被鬭死、餓死、殺死、不得好死；鄧小平和彭真也幾乎翹了辮子。爲害之烈，五千年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駭人聽聞。今天中共當權的幹部們不也是一再宣稱「四人幫造成十年浩劫」嗎？請問造成大陸十年浩劫、殺害千萬中國人民的四人幫，是極其凶惡的國民黨大特務頭子呢？還是中國共產黨呢？你們三個人曾否清夜捫心去想一想？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海軍航空兵第三轟炸師第七團飛行第三大隊副大隊長蕭天潤駕轟五型轟炸機飛抵韓國，負了重傷。傷癒回到臺灣，向中外記者說：「從毛澤東到華國鋒，再到現在的鄧小平，人人都在抓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却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也從來沒有

想到把精力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上。」

由美來臺參加國慶的反共義士楊懷安認為：

「中共對大陸同胞的迫害，主要還是政治迫害。

即對『人民』爭自由、爭民主天性的壓制。」蕭

天潤是喝中共奶水長大的青年空軍軍官，楊懷安

是中共講授馬列主義哲學的大學教授，看了他們

兩人對中外新聞記者的談話，究竟誰在「反人民

」？

你們說鄭介民與帝國主義勾結，又說他對共

產黨害怕得要命，所謂與帝國主義勾結，莫過於

馬歇爾來華調處中國問題，鄭介民代表國民政府

，葉劍英代表中共，共同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

鄭介民既然怕共產黨怕得要命，敢和共產黨葉劍

英面對面坐下來談判嗎？說他和帝國主義勾結，

葉劍英不也在勾結美帝國主義嗎？

現在中共整天在呼喊，要和國民黨第三次合

作。當年馬歇爾來華調處，美國人不是也希望中

共和國民政府合作，維護戰後的世界和平嗎？爲

甚麼中共不在當年來個國共第三次合作呢？很顯

然地，中共藉八年抗戰，實力坐大，已經成了氣候

，眼看國軍和日本軍閥血戰八年，打得精疲力竭

，正好乘機奪取政權。盡量愚弄馬歇爾，使他深

信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偏袒他們，占盡便宜，終

於讓他們規據了大陸。

堅決反共何懼共黨

中共從前說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允許中國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一的
「容共」。現在共產黨改變了口氣，不再叫「容

共」，改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容共也罷，第

一次國共合作也罷，先決條件，是要共產黨放棄

共產主義，皈依三民主義。現在中共既要第三次

國共合作，爲甚麼不先宣布放棄共產主義，實行

三民主義呢？爲甚麼不宣布放棄毛澤東的五星旗

，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美麗國旗呢？

鄭介民絕對不怕共產黨，黃珍吾曾說：「當

民國十四年國民革命軍東征時，共產黨以滲透顛

覆，企圖篡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他（鄭介民）

是首先發現者之一，隨時揭發駁斥，並與我組織

瓊崖改造同志會，宣揚三民主義，與瓊崖共黨分

子對抗。同時與各地忠貞青年共同組織「孫文主

義學會」，對共產黨徒展開激烈鬥爭。當時鄭先

生屢出奇謀，制敵機先，故能每爭必勝，予共黨

分子以嚴重打擊。」

實際和沈醉的說法正相反，共產黨很怕鄭介

民。有一次周恩來問鄭介民：「你在黃埔軍校時

，以何種方法打敗青年軍人聯合會（中共在黃埔

軍校的外圍組織）？」

「此事甚簡單。」鄭介民順口回答：「以多

擊少，以大吃小而已。」

周恩來將鄭介民對付共產黨戰術告知中共研

究。在抗戰時期，以及勝利以後，中共就以此戰

術對付國軍，處處討到便宜，在東北、在徐蚌都

是運用以多擊少，以大吃小戰術，使國軍吃了大

虧。

現在從有關我自己的部分，證明沈醉他們所

說的都是謊言。他們說：「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

一日，有所謂『冀省難民還鄉請願團』這樣一個

組織，去設在協和醫院的軍事調處執行部請願。

這個請願團是以河北解放區逃出來的地主惡霸爲

基礎，通過鄭指使的軍統局北平站站長喬家才，

……組織和鼓動起來的，並且派有大批特務、幫

會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計劃地去進行搗亂。特

務們對這些逃亡的地主惡霸進行煽動，說中共不

肯把軍隊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區），所以弄得大

家無家可歸，應當去找中共算賬，……便集合起

來，湧到軍調部大門口，亂喊亂叫，指名要中共

負責人出來答話……並且在特務們指揮下，不由

分說，一齊衝入中共辦公室，亂打一陣……鄭在

美國主子面前矢口否認與他有關，硬說這是老百

姓自己發動的。」

當時我的職務是籌備北平特警班的籌備主任

，並不是甚麼北平站站長。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一

日，正是農曆正月二十日，我正在太原處理山西

漢奸問題，並不在北平，等到三月初我才回來。

我根本不知道還鄉團請願這回事，他們胡說八道

，硬要扯到我的頭上，以編造這段謊言，其心可

誅，天理國法，都不允許。

共產黨佔據的所謂解放區，利用地痞流氓，

強佔了善良老百姓的房屋土地財產，沒有被闖死

的，掃地出門；幸而逃到北平的，家破人亡，財

物損失淨盡，過着難民生活。找共產黨算賬，還

用別人指使嗎？難道他們無權向共產黨討個公道

嗎？你們栽贓給鄭介民，說是鄭介民指使的，再

把我扯進去，良心能安嗎？

中國歷史人物中最受人民崇敬的，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並不是秦檜、吳三桂、洪承

嘖。你們三個人不能做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最低限度，也希望你們不要做秦檜、吳三桂、洪承疇。

爲了不使這三個做過中共戰犯的可憐蟲，花言巧語、造謠惑衆的伎倆得逞；爲了使世人對鄭介民有個正確的認識，特撰「鄭介民本來面目」，以擊碎「我們所知道的鄭介民」的謊言誹謗，險惡陰謀。

膽大心細英雄器識

鄭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海南島文昌縣霞水村人，沈醉誤爲下水村，下與霞音相近，實則毫不相干。父蘭馥公字香甫，沈醉誤字爲名。

這樣錯誤，可知他對鄭介民所知有限，以十多年老部下自「蓋」，以抬高自己身價，恬不知恥。

鄭介民十七歲時加入孫中山先生組織的瓊崖民軍陳繼祺部爲書記，後爲軍閥爪牙糾捕，改爲介民；逃往馬來亞麻六甲，常爲吉隆坡益羣日報撰稿，遂爲該報編輯。後加入中國國民黨，民國十三年返國，入黃埔軍校第二期。

黃珍吾敘述經過：「民國十三年春，黃埔軍校成立，我和鄭介民及符公鑑，不願親友反對，歸國從軍，獻身革命，報效國家。我當時任芙蓉町宜埠中華學校校長，向學校董事會辭職後，便即成行。鄭、符因私事擱擋稍遲，未及同時啓程。故我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鄭、符考入軍校第二期。」

明明是到達廣州稍遲，誤了第一期考期，故

考入第二期。沈醉硬說：「……鄭便決心回國從戎，邀約同鄉黃珍吾一同回廣州，準備投考黃埔一期，結果黃珍吾被錄取，而他却没有考上。這時他苦悶異常，感到進退兩難，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沈醉硬說他考不上，這樣貶抑，就是他們惡意醜化鄭介民的例證。

孫文主義學會，是鄭介民和其他同學組織起來，以對抗共產黨的青年軍人聯合會。沈醉說：「經黃珍吾介紹，加入孫文主義學會。」這樣就可以很輕鬆地降低鄭介民的身價地位了。沈醉處處用心機，非常卑鄙。

沈醉誣譏鄭介民是貪污能手，編造了鄭太太母親的棺材，從重慶運往南京，在唐家沱沉沒，撈起來後，他打開來看，裡面裝滿了鴉片。到達南京，還要告訴鄭太太，鄭太太要他千萬不能讓鄭介民知道。私自打開人家的棺材怎麼還敢告訴主人家，連鴉片是犯法的，告訴鄭太太以後，如何得了，天下有這種荒唐怪事嗎？

文內提到陳質平，陳和鄭介民同鄉同里，同僑居馬來亞，爲戴笠重要幹部之一。陳質平很了解鄭介民，他敘述得非常詳細：「介民兄生活樸素，自奉甚儉。民國二十三年，我與介民兄奉派赴海外某地工作，同住半年，每餐飯食，每人所耗不及美金三角，旅館宿費每人每日不到一元。抗戰勝利後，常見其所穿大衣，仍爲二十年前之舊物。抗戰前他在南京住於弄堂的一樓一底小房屋之情形，歷歷猶如昨日。可見其持躬清廉，一介不苟，儉樸謹嚴，畢生勞瘁。」

鄭介民才智能力是多方面的，他從海南島逃

到馬來亞，數年間白手成家，已擁有數甲橡膠園，一座咖啡廳，却視若敝屣，扔下不顧，投考黃埔。在沈醉辦總務若干年前辦總務的郭斌回憶鄭介民說：「其寬大爲懷，任事不苟，生活簡樸，廉潔自持，謙謫待人。」

郭斌舉了一個例證：「三十年春，余在香港負責海外連絡工作，適鄭介民有任務赴新嘉坡，由渝飛港，余迎於機場。原擬在香港大酒店開室以寓之，鄭曰：『際茲國步艱難，胡可浪費公帑？尋一小旅舍即可。』乃在九龍安置住所。……斯時鄭因患沙眼，未克馬上成行，余擬延名醫爲其診治，以速癒之，但鄭却云：『沙眼小疾耳，何必延名醫，多費診金，隨便找一眼科醫生即可治療。』余思以鄭公務在身，一切費用可由公家負擔，却處處力求撙節，深恐浪費。」郭斌爲沈醉之總務前輩，都曾辦總務，做人言行，何差距如此之大？

沈醉說鄭介民膽小怕死。閻變派他去福建，他不敢去，北平制裁張敬堯以後，他不敢再留在北平，「害怕張的舊部和日本特務對他進行報復。」又說他對於共產黨害怕得要命。

鈕先銘將軍在軍令部二廳工作多年，他一生最感激兩個人，一爲廳長楊宣誠，一爲副廳長鄭介民。他同鄭介民既非同鄉同學，又不是軍統局的工作同志，從參謀、科長、副廳長、處長，一直提攜到副廳長，所以對鄭介民了解最深。他說：「他對名利非常淡薄，在操守却非常清高，輕裘緩帶，簡直是賦有詩人的性格。有時可以摒棄那些情報者的機警，可是膽大心細，從來沒有

發生過意外。」

鈕先銘舉了一件民國三十八年發生在香港的例子，鄭介民身為國防部次長來到香港，他有保護其安全的責任。一天渡海到九龍，辦完一件事以後，正打算護送他回家，鄭介民從衣袋內掏出兩張平安戲院的電影票，要他一起去看電影。

「次長！這還玩得？」鈕先銘提出異議。

「有什麼玩不得？我們不能看一場電影嗎？」

「鄭介民笑着說。」

「在大庭廣眾之間，你不怕危險？」

「在大庭廣眾之間，才是最安全的。你放心跟我去好了。」

這一場電影看得鈕先銘提心吊膽，怕發生危險，沒有放鬆對四週圍的注意。鄭介民却泰然處之，沒有一點防範的意思。第二天鈕先銘不能不向他提出抗議：「在香港只有我一個人伺候次長，次長的安全，是我全部的責任，像昨天那樣的玩法，真會把我嚇死，我希望次長要特別的小心。」

「怕什麼？」鄭介民很輕鬆地說：「昨天我們換了那麼多的車船，你還怕有人盯得住我們嗎？住處可要特別小心，我反而擔心你住的地方，够穩當嗎？」

鈕先銘說得很穩當，鄭介民告訴他：「我是說你的行動要特別小心。固定的地方，才是最危險的地方。」鄭介民膽小怕死嗎？

輔佐戴笠不計名位

九一八事變以前，有些留日、留俄和愛國愛

時的黃埔同學，感於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雙重夾攻中，而人心萎靡，醉生夢死，絲毫沒有警覺，不知振作，於是在南京、上海展開民族復興運動。最初發起人為滕傑、康澤、鄭介民、周復、葉維、鄧文儀、蕭贊育、干國勳、曾擴情、張本清等四十多人。等到「九一八」事變發生，民心沸騰，校長蔣公下野，國難嚴重，情況危急，無以復加。

要想救國家，救民族，就必須將民族復興運動變成一個强有力的組織，擔負起重振革命的責任，否則難以起死回生。蔣公也認為確有此必要，才答應復興民族運動諸人，要親自領導這個復興民族，救亡圖存的運動。沈醉說二十年十一月蔣公在南京召集黃埔學生講話，宣佈成立復興社，那是胡扯，並不正確。

三民主義力行社於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勵志社成立。「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中，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三民主義力行社、中華復興社在南京成立，賀衷寒、康澤、滕傑、鄧文儀、桂永清、鄧梯、戴笠、劉健羣、蕭贊育、胡宗南、鄭介民主之。」

鄭元忠博士所著「三民主義力行社史」也說力行社成立於三月一日。但蔣公日記則為二月二十九日，時間上差了一天。可能因為這一年是閏年，二月多了個二十九日，大事年表和力行社史，忽略了閏年的二月二十九日，推演為三月一日吧？

三民主義力行社設常務幹事三人，書記一人，第一任書記為滕傑。下設總務、組織、宣傳、

特務四處。特務處成立於四月一日，戴笠（字雨農）為處長，鄭介民為偵查科科長，沈醉以為副處長，錯了。邱開基（字衡華，黃埔三期）為執行科科長，梁幹喬（黃埔一期）為交通科科長，唐縱（字乃建，黃埔六期）為書記。

六月在南京成立特務警察訓練班，訓練特務處所需要的工作幹部。以王固磐為主任，戴笠為事務科長，負全班實際責任；鄭介民為教育科長，協助訓練。此為特務處最早的訓練班，受訓者多為黃埔各期同學，許多重要幹部如陳恭澍、廖宗澤、趙理君、喻耀離等都由此班產生。以後訓練移往杭州浙江警官學校。

蔣公對於鄭介民之期望與信任，並不亞於雨農先生。所以要他協助雨農先生特務處工作者，蓋因戴在黃埔同學中，期別較低，困難必多。賀衷寒說戴笠的特務處要獨立，就是很顯明的例證，由鄭介民協助，可以化解許多困難。當時介民先生已做過廣西省政府委員，文官已至簡任，在黃埔同學中為僅有，武職方面始終有公開職務，軍委會參謀本部上校參謀，第二廳副處長、處長，抗戰軍興，任軍委會第一第二組組長、第六部第三組組長。第一部改為軍令部以後，任第二廳副廳長、廳長，以配合戴笠之工作。

論資歷地位，介民先生高出戴笠許多許多。但他不計地位名利、不抓權、不推諉責任，一心一德，與戴笠通力合作，十三年如一日，奠定了特務處的鞏固基礎，鄭介民對國家的貢獻，可說事實俱在。

唐縱說：「抗戰以前和抗戰期中，他經常輔

佐着戴雨農將軍，默默的工作着。戴將軍在工作上遭遇到困難，常常要請他出來解決。」

故立法委員劉啓瑞，北京大學畢業，任軍統局秘書多年，每年的總報告，都由他執筆撰寫。他說：「他以黃埔二期同學在軍統局爲戴笠副手，這在一般人所不願爲，而鄧介民不僅受命不辭，且歷盡千辛萬苦，冒險犯難，甘之如飴，從不言功。軍統局在抗戰時期的許多成就，鄧介民和戴笠合作無間，實爲唯一的重大契機。」確爲持平之論。

沈醉說特務處成立，鄧介民不願做副處長，他說：「不敢提出不願意，而心裏却很不痛快。」又說抗戰後，戴笠接管軍統局，鄧介民爲主任秘書，他說：「鄧對這個名義很不痛快。」都是以小人之心，厚誣賢者。

力行社的書記地位非常重要，掌握力行社整個組織。六年之間，擔任過力行社書記者，先後有七人（滕傑、賀衷寒、劉健羣、鄧悌、鄧文儀、鄧介民、康澤），鄧介民就是七人中的一人。二十六年接替鄧文儀任書記，沈醉說代理劉健羣爲代理書記長，不對。民國二十七年交給康澤，不久力行社即改組爲三民主義青年團。

力行革新最佳書記

西安事變時，鄧文儀正任書記，力行社幹事會整夜開會，研究最有效營救蔣公脫險辦法，並派桂永清列席中央會議，以了解中央的態度。桂得悉中央決定以武力討伐叛逆爲營救手段後，立刻報告幹事會。幹事會決定與中央採取一致行動

，爲要取得軍事方面優勢，於是桂永清於第二天即統率軍校教導總隊迅速北上，很快佔據潼關，推進到渭南，威脅西安叛軍。

教導總隊裝備優良，訓練有素，官兵義憤填胸，同仇敵愾，士氣非常旺盛，在赤水與叛軍接觸，叛軍潰退。但蔣夫人顧慮到蔣公的安全，不同意中央採取激烈的軍事行動。她的這種主張，事變結束以後，可能已經獲得蔣公之認可。

基於幹事會之決定，十四日京滬報紙上發表了一百七十五位黃埔學生，也就是力行社重要幹部的通電，表明態度，請政府下令討伐張、楊，並表示願聽候何部長驅策。此通電也引起蔣夫人的誤會，以爲力行社諸人擁護何部長，而不顧蔣公之安全。最奇怪的是，此通電列名者有一百七十五人之多，而獨缺滕傑。據滕傑所說，蔣公對此通電似很注意，二十六年初，他去杭州晉謁蔣公時，蔣公曾說：「通電內你沒有列名，很好！可知蔣公對此通電，也並不以爲然。」

西安事變中，最突出的人物，莫過於戴笠。他於二十日接到宋子文從西安帶同張學良給他的親筆信，就決心飛往西安赴難。不顧許多人阻止，於二十二日陪同蔣夫人、宋子文飛抵西安，一下飛機，立刻被張學良的衛士逮捕，囚禁於張學良公館地下室，不准與任何人接觸。蓋張學良恐戴被叛軍中的激烈分子殺害，名爲逮捕囚禁，實則最有效地保護其安全。

戴笠飛往西安，關係極爲重要。他和張學良私人交情極厚，非比尋常。他在南京徐府巷的辦公房屋，即由張所贈送。他相信，他冒險飛往西

喬家才著作五巨冊

- ① 鐵血精忠傳……………二〇〇元
 - ② 戴笠和他的同志……………二〇〇元
 - ③ 關山煙塵記……………二〇〇元
 - ④ 海隅叢談……………二〇〇元
 - ⑤ 爲歷史作證……………二〇〇元
- 一次合購五巨冊祇收八〇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

五三六五三一

安，會使張學良感覺到他自身的安全得到有力的保障，增加解決問題的勇氣，很可能促成其早日恭送蔣公返京的決心。因爲祇有他去，才可以獲得張學良信任，對張的安全，才有保障。

此舉另外一種意義，就是顯示他對蔣公的忠誠，不顧自身的危險，赴湯蹈火，前去赴難，在萬千黃埔學生中，祇有他一人而已。鄧介民既係戴笠多年伙伴，愛屋及烏，自然增加了蔣公對鄧介民的信任和重視。西安事變結束，既要整頓力行社，鄧介民就成了最佳的書記人選。所以鄧介民出任三民主義力行社書記，乃係蔣公更加信任愛護軍統局的結果。

（未完待續）



① 鄭介民將軍偕夫人與男女公子合影。
② 鄭介民將軍與夫人。



黃英烈「憶抗戰時期的音樂家」插圖 (文見108頁)

①右起汪精輝、林聲翕、韋翰章、黃友隸、何志浩。

喬家才「爲鄭介民辯誣」插圖 (文見34頁)

②鄭介民與美國軍官交換國際情報。

